



博望山人稿卷之十九

當塗曹履吉元甫著

尺牘

寄姜箴勝宗伯



新聖御宇六合張羅向來履虎折角之儁連茹牽
復要如年翁閣下典試程策中蚤引 祖宗朝大
璫封爵之禁幾先曲突寥寥一人今卽旦晚宣麻
正是讀書宰相此吉所爲稽首賀也敝郡別駕張
公祖前自淮揚歸具言仙舟北發垂問履吉近况

且舉吉子丑來憂危憤惋諸語津津不去口實夫
閣下固吉所嚴事卽吉之知己也微閣下孰知吉
一片苦心久已與漆室杞人共耿耿哉言不幸而
中猶幸以偶中之言記存于閣下吉雖歿齒田間
不必青蠅爲弔客矣

與楊大洪先生

京雒塵中素心如失獨幸侍大君子竟日得奉澹
泊寧靜之教退而思之此二言者從卧龍先生來
幾與經傳並傳後生小生習聞弗味坐令一片冰

雪化爲炎濁世界吉亦炎濁中人也不知何以此
意猶存不復向人言亦無可與言獨見吾一代澹
寧君子謂是性所近也氣所類也望之而魂與而
是澹寧君子者亦若取其類已而神許之故其跡
若不與衆人同密而可決于世態冷熱之外保其
不疎卽其淺者對面無揣摩出口無矚嚅覺精神
亦省一番枉用此卽寧澹之一端我大洪先生所
爲相忘竟日而友卧龍先生于千載之上者也行
矣先生履吉何敢他喙辱徵小染敬寫一綃爲別

滄洲烟水視離亭柳色固倍勝也

復王非熊宮詹

世間五行之感千里爲從於人有之從其有者求其似浮沈聚散不入其中此意殆不可喻諸餘人正惟稱向先生先生倘亦獨許是子殆可語此十年來直一室千里也往不奏記云道義玄同過於人間情感孔子曰好德如好色好關雎者至於展轉反側文章德業上下此事誰容妄從爲從吾好如情欲於德業者德業之盡卽爲情欲心能好之

口筆總不能致之吉於餘人誠無可喻也又安能自喻之先生哉捧當制之詞如天我明發者維時亦六年往矣狗馬心終不得當以報乃黃閣綈袍遠枉紅珊而存老教書於嵩山汴水更糟糠乎同年生也諠真逼古譚廣文吉早自得之微早得其人於文卽昨秋以博士敘轉矣已面約區區幸視此中當力主與公車文舉南宮所註考絕佳而臺使者獨格之則彼去判妄意醜人羊叔子耳雖可懊無損也當茲益爲曹丘各主者所以奔走才士

世學山人稿 卷之十九
所以奔走閣下之不忘糟糠也短報無能道悃姑
綴所事以慰委命

與阮堅之先生

大道既淪諸小喙目不識秦周以上文字先生獨
持斗魁反之三百篇騷經而上其言閎博奧衍當
世莫能窺真宰大恠無過此事先生已奄有之貴
仕一途天所以待枵腹而命達者原非以奉博學
人北之蕭關南之嵐岢而繼之洿萊乃風騷中所
擷取安身佳境永明中求祿差舛正謂今日之事

吾黨正不爲先生悞疑天意惟所悵悵者菰蒲賤
子咫尺江門不時探塵垢囊附公超之市以此爲
虛度耳

又

詞家相標賞語求其人真實不愧古來所少亦絕
難工第作者以其所賞寫其胸中一段虛懸佳處
每手杜集投贈諸什中讚一人自有就中驚人語
固非少陵不能耳辱先生惠高篇搔首天門長空
大地等句若此下着一遜讓便有三分不識羞要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九
見此道沉着抑揚之變已盡逢人點定自不求異
不苟同妙句橫溢卽離非泥令當者不暇計其所
安而祇驚造境之所至卽先生後先諸名人嶽嶽
騷壇上首無所虛左乃移其最下解於菰蒲中人
苟識境之所會出虛懸以驚人吉縱徐得其所不
安而亦不謂非其情也已故但有識志而不及遜
讓可也

與方坦庵太史

弟吉匿影棲遲僻同夏甫獨閣外青山時寄孤嘯

間遇畸人韻士遠千里來者亦卽藉手作供而我
坦庵先生則固今之謫仙人也春深烟暖採芝山
曲雖李先生騎鯨上下時亦當望髯而驚舉絕羣
語相贈吉何幸以施松之舊得辱看竹相過晨夕
聯吟兒輩色喜忽送旋車愴恍如有所失僮地主
信不足備駒藿矣然終有閣外青山在可與嘉客
作緣帶水江帆後期固匪遙也請爲日以俟

與杜退思比部

時論溧陽

丙春逐隊多人獨仁兄與弟至真相許遂聯骨肉

之交其時卽有與仁兄遊處最先而最親者退而與弟吉語皆以爲非知吾退思者知吾退思惟弟吉耳語夾涕下不猶昨日乎弟吉則何能一日忘吾退思此意也乃別去九年來不奉半面不通一音往者弟廬居時仁兄客秋浦以爲決當過我亦竟杳然後知仁兄實欲來唁我以不得已事遄歸遂爾兩不相聞直至今日忽使者到得奉手言盟心人自不論世套至通章引義深古欣獲我心時弟僕僕常調陞轉正應酬約使者停一日來及再跡之不可得矣仁兄知此卽不訝不罪弟何以自安邪長安咫尺風波大非懶拙人所習又蒼嶼自以告養行而翻謂弟不肯留之將尋師焉弟亦不願住此任教作老僉事打青涼傘而出無不可只自叮囑退思先生者到今日方舉禮闈正未是遲但須努力入金馬銅龍萬不可苟且一第與絳灌伍也本欲住此看仁兄文戰今不可留惟明年二三月從西湖堤上接仁兄許大報頭當連舉數十觴耳且吾三人後來愈出愈奇子京尚讓一人足

下幸勉旃毋讓讀佳文遇識者定當冠塲惟仁兄
毋貳爾心而已臨發徘徊此字未答如有重負特
瀆劉士徵附致想不浮沉語何能悉

與唐室之

家仲於截取前一日晤仁兄言今早無隙過東弟
卽焚香申說著壇前言弟齋戒卽仁兄齋戒弟自
揅卽仁兄來面揅事卽已事不分二身告訖遂清
齋二日於今早著得旅之本卦旅小亨旅貞吉變
卦明夷利艱貞其占如此自宐以變卦爲主但告

以艱貞之利而不言取大物弟心不慊尚欲其仁
兄面言之廿晚能再過弟乎候候

與湯嘉賓先生

小閣攜謝謝何得攜也得先生一來了經年約閣
中遂喜有真宣城至相攜維歸艇登青山問謝客
舊井計謝客千年得朋之喜當不異閣中主人而
昨者黃理公書來則言近得奉晤頗以茲遊瀦灑
眉間則知先生之喜與謝公與閣中主人亦復不
異凡自作古皆一時快心事獨有附而施者甚幸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九 七
至耳

與同年張貞庵

身當獨處可以得尊神當餘處可以得味此雖非道者之言而善識世趣善取便安者多不以告人心自領之昨年仁兄之在都也戲語弟曰待我於無人所且看快活蓋其時卽初第而大班赤芾雙鳧不見少於衡林卽至出宰名區而衝劇勞人緣絀不掛青葭朱顏半上緇土意且六時不給公事那討認我投至向後俸滿取高第之途要與僻邑

之長共之而此時先偏有其敝敝神雖王不善也今曠仙人以百餘年僅見制科之父母挺漢晉人曠世之標政日見省人日加親舉左右封應接冠蓋簿書不暇者乃公以不暇山水夫今忽俯仰人貌而得吾真若宰也哉孰銖銖敝帚而享我以平地之高真也哉蓋弟讀大翰至白髮烏紗承顏老伯母不知此外更有何地位品級足易此樂語令他人解者多以爲謾弟則謂此我貞庵實領識不覺寫出似約乃侈似遜乃誇卽此善窺人取便安

見地弟亦未敢以許餘人夫真人物如我貞庵直
需俸滿與諸劇邑高第競致遠猶之叱偏轅而絕
萬里也弟姑不欲取人倫不爽事早相券語竊爲
開顏而激灑獨此乃備乃誇者耳年仁兄目竟如
仍語言尊者非尊知味者非味則弟請爲仙人更
築道林而退處於有蓬之心

答袁公寥文學

大翰千數言偉鑿挾以逸氣每節數將變輒如子
積弩連架倍後要之終篇飛動混茫未足爲狀

其爲四詩相况奧府雄壇乃自道之而小引則少
陵老涪川翁合爲一身何其奇也獨於中時顧盼
不肖按之思轉欲理於吾公寥者百不得一語豈
文人故作因文入情邪抑蕭子顯所云神思感召
不肖不必有其象邪當代諸公往矣聞之正言所
以立辨吾家子樞以君子審已度人故能免累惟
此審度微吾公寥其孰執之凡諸公不免者大抵
或主一家或主自命與典論兼該體氣故別氣不
能舉意則有翻空之奇不如徵實之巧氣不能攝

意則有必部按而後選必班就而後考蓋當其盈時先耗用之至於臨筆則已去朝而暮矣今姑置步塵小生卽以糾糾薄天而掩意損格原夫用鬪坐鬪清濁不曉斯之爲難又何論有挾而令能自王哉吾觀公寥之氣真具鯨呿鰲擲凡所過眼自來波委雲屬初絕無迎而純全以赴直遂爲能不頡書而各見其書此所以堂上之言斷斷立其辨矣却累旣審卽有不欲諸公坦腹烏乎與知之况又龍駒破轅莫程萬里坡公云天之生此人也有意於其間毋愁排比事國家制作未備其在斯乎不肖不能私天下共寶而有鐘鼓飲食之願略見所報四章併放言引中主人方在正言一代而所奏乃爾不笑南陽不可問邪

與沈璧甫

夜來風定月中如晝兼西山雨過新泉迸入御溝金波傾湧作寒濤聲而隔岸深戶不知何人撥崑絃思繁指亂與水聲互答弟徘徊對影百感頓生因念吾兄咫尺如玉尚不能共良夜何況用心千

里乎今暮月好想不減不審吾兄有意榻此乎若
旆發在卽刷出月此夜又是兩地懷人那可遽放
過也

寄馬仲良

有官之身到處皆寄此不必爲餘人言况向仁兄
言乃昨者雙旌東來僅四易月而駐我溪上時復
半之則似造物大有意在其一爲江東山水待妙
遠之什以發其靈悶此事所關人代與過眼浮雲
近遠非可倫擬矣其一則履吉半世孤生處南州

卑薄地絕少依植自丙歲長安相逢酌月南來後
遂有仁兄榮名人貌日起宛然眉衡前當有爲憐
之而假軒車之來予之以心魂之慰蓋儘教大地
相逢總不如此溪山靈發之處兩身兩月無雜無
拘把對偏暢徐而了悟往因生生世世弟兄之愿
卽復異地分胞政可指天聯氣而後知仁兄到此
寄也有緣存焉緣之貽弟吉也良厚而至維舟楊
子江心風日流麗水石皆容爲春陰所少大堪作
豪則江山之緣復巧如人意恐此盟種種快暢亦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九
遂有關人代不無望仁兄以妙遠之什傳之庶其
叔兮倡予耳

復朱宗遠文學

三吳諸君子文苑螯弧相向家孫吳人韓白而大
將旗則羣屬宗遠足下不佞吉向風而慕說者非
一日矣仲夏從吳先生處得手教比卽欲敦復緣
淹疾枕卧久未屬筆今茲漸醒故吾思得仁兄八
索九丘奔走筆底定可巍巍成蓋代言妄揣僭名
前端因之不朽細尋來示僅在小技窺人或者姑
從所是令人以此見吾宗遠小大由之邪不佞吉
開春受事必以引明瑟園爲學新之首矣今秋朱
子暇過談遊處名冶甚熟不佞弟將以明冬問西
陵水便經辟疆得無隱竹而窺非韻士乎

與方密之進士

藥珠榜發首得足下名姓與兒輩浮白謹卽兼以
一大白遙浮尊翁中丞夫吾朝登進之途不推門
蔭不重徵辟諸所爲三公四世與袁汝南楊關西
相並者率唯文章自奮此弇山人所以有盛事之

述也爲其得之尤難也尊庭華閱久爲江南北冠而足下更以軼羣絕倫之才承之年來盟主葵丘諸侯皆推鋒左次樹羽之慶詎止陳人惟所祝者竿頭再進更有兩不朽事此則明道先生廷尉先生實佑啓之而尊翁所深幸其象賢者也南宮一捷不足云激灑矣密之足下願言自玉

與劉嵩縣

往弟寤寐盧巖必欲一了耳不圖更與石淙訂傾蓋盟若非萬歲峰前舊仙人指引亦幾無杯渡矣乃不肖所見則更有進於此登之父老提壺漿而出後先仁君馬足孺戀可憐爲長吏繫地方思如此亦何羨天上神仙哉此語已載入小紀中紀凡七已刻其二俟全榻出當寄請教也

復褚冲夷內翰

履吉自幼不省寡昧妄希童烏之油翰世叔之暗疏得與當世名公泛瀛海遊銀花榜間窺朝廷著作之盛此已是何次道志圖作佛爲阮思曠所笑會其年復罷弘文選去而守版曹而詞林先達弗

我遺也率割席與語復不自意中原學士先生顧
我加昵則新野孟津宋城延津諸公吾未嘗不得
見焉顧獨企慕閣下文章氣誼如銘丹巖之壁攀
東海之塵而聚蘭緣慳御膺事左尚是半生遺憾
今幸來仙里較士鳳九子而龍五駒者儼然一日
長之此於分誼不無過而於百世講成疑天所私
卽人世舟車之事非所概於親疎矣

與信陽州徐守

弟之心乎仁兄雖一見蘭茝自投要從三世來尚
恨傀儡場中幾許寄愁天上埋憂地下都未經解
懸出此行却打破鮑老籠子矣任仁兄開胸臆呼
雲將周公聖接輿狂濡毫委屬縱橫莫當不肖銳
則避之險則薄之不敢謂旗鼓相向聊擬雲梯仰
攻亦西南得朋快事也住此腐甕三年忙過混過
亡論大嶽七記河渠四則未成慚愧不了卽仁兄
身上許多相負則十六夜之約小築邇言之弁此
事定當追完不督正勝於督復自咲前後觀風錄
序武舉錄等何以卽有人不可以無勢此語自嘲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九
未審惡不惡邪

與來陽伯中丞

治履吉往以爲吾星海先生文翰妙天下生同時
登同籍幸莫大焉載觀督學三巴而經師人師各
愜所願秉憲兩淮而內商水商咸頌所天其蜀士
之歸命猶是逃聽遐傳至淮商之交口卽所指一
端如直指欲加餘鹽一引入錢而年祖臺以正爭
之加二錢而止因是商乃復活則相與炷萬榼檀
於其頂此則里之人皆能言之然在年祖臺正不

自多也乃若立身風節更有出于此之外淮陽生
偶逆魏祠而禮而五體投地者何人中懸沸燖猛
鑊匍匐者免海上之人無不以此恐先生而先生
几几趾絕不一及蓋視耿撲公年兄前車如歸別
有督逋大璫張逆魏翼循淮求先生一見不可宛
轉瞰逆諸途聲色厲甚先生亦絕不與通一言嗟
乎先生豈真能前知冰山且暮睨銷哉正氣天生
禍害莫動宋家以氣高天下服膺子瞻履吉敬以
此語借推星海先生識者必以吉爲知言也前於

宿州付程仲貞數行上謁想已叅客座不困蒯緱
猶念其立馬厝語不盡臆今抵里小憇乃以其間
理胸懷所欲言竭力馳候弟尚謀從水北征朱明
之初鷁首維揚或與先生賦登平山而望遠海行
也

與侯木菴司成

往在燕每語未嘗不稱三山二水欲年仁兄閣下
親來總持天祚大業果先以此物作供二年於茲
矣弟吉漁釣親切江門乃忍不一就見乃更忍不

通半緘豈吉所以待木菴先生者哉緣相知上舍
甚繁聞吉與先生叨作大被兄弟求撥歷者多以
竿牘爲請辭費難却惟有直截一言以嵇生懶性
謝之蓋正所以深諒大國子先生之素懷也至昨
秋祭日長兒偶客白門閣下從客所跡得進而教
之且約秋九月視弟菰蒲中弟聽之意中如有非
常之喜趣于舊陂百十頃中挑三阜可於苑在周
納羣螺以待先生泛而眺焉阜今已巋然矣長兒
頃自白門歸忽言親造榻前見年仁兄示疾狀此

疾何來哉細思年仁兄道體修偉堅實二豎不宐
相親雖小欲理應無妄勿藥維摩之問亦自可省
但在弟吉缺然於兩年者一聞此言必不可終執
有蓬之見此數行之所以必作而又非兒子親懷
而進之亦無以遣此區區也諸所未宣統待驅偏
轅遙過晤盡

與侯六真督撫

恭聞特簡樞式分陝 祖陵恩位登等倍尊而承
天大臂亦倍重昔按黔之役他所讓再讓三者至

年仁臺而慷慨叱馭今此創起擁麾作鎮恐亦非
人所樂就固宐年仁臺獨舉巨鰲之戴已遂曳履
星辰在帝左右矣然古人爲戒每於意外此時必
不可更言銷兵減餉如前不達時務者所爲須練
成萬人教以用我之長破敵之短卒然撼之不驚
赴之必先開頭斷後屹如足恃而后清寧之福可
幾 聖主維新之運可應也中間隱隱備用着數
不可言計年仁臺必心了之如人所能言者毋恃
其不來恃我有以待之此語似不可易吉已甘草

十聖山人和 卷之十九
莽狗馬血心惟有仰望天上金蘭故人不自知其
言之腐而無當也

與羅澹研進士

天意登一俊人全用地土深重闕恤之力以積一
人之厚風意在斯乎則里之人能言之矣獨其人
之精識大力雖在風塵聊蕭中挺然有如許背負
之氣此益爲造物所隲不與人間匠石共肩衡者
此則不肖弟吉早於翁兄不勝囂囂望氣之先當
茲發策奏名喜騰閭井弟吉卽窮紙髡穎無所喻

其瀲灩要亦曩時望氣事耳而吉所爲私語語人
不勝囂囂者亦未盡是天意以其深重闕恤者厚
而用此之人政度其人之登與其值之時數也方
今邊圉孔棘內地空虛破綻盡行賣與而象變地
沴物怪人妖多凶叠見占此世界不知何狀庶幾
有人撐柱其間乎使士登其時而識不精力不大
何異循物如流莫知所執未見有救于胥溺也而
吾翁兄于風塵聊蕭中業已自命許大背負遂及
其身弟所彈冠而慶端拜而議者國朝名臣于中

傳萬曆五十年間事頡頏前賢決不止在太平府志列某科進士姓名而已者故吉旣以自語復以語人而一點不揣之私竊附氣類則吾翁兄或亦早收之倘以間俯辱商量救時諸所狂瞽可盡質于鮑子此則薦蘿之喻也郎君繡銘天才英特近承委心不肖尺簡往來皆是碎金卽勃宰間援毫無不波委雲屬吾江南乃有此才吾兄乃又有此兒占絕占絕

與韓孟郁

市眼看仕宦一階半級俱有評量乃造物作意位置時而博士時而國子時而京兆但欲令管領三山二水不論顛倒豪傑爲何事而韓先生亦與之爲蛇爲魚爲海鷗爲東方生爲孔文舉安往而不得吾月峰哉卽亦亡論壽陵之步合浦之珠矣知近署句曲借長華陽洞天數月此緣亦非小審邑俸從前捐盡雖欲爲陶遂計日而受亦不可得更何得長物以餉山中故人乎故不敢拜若歸途得紆道相過令憂天杞人開口爲笑此惠便賢於百

朋矣

與藍田叔

初拜大筆併一畫冊乃前壬戌夏也不肖於唐宋元諸畫家亦多所見家藏卷軸頗不寂寞正歎本朝此道除吳中一二先輩宇內竟爾寥寥卽此一二先輩畢竟專至爲工臨摹失步弇州公謂啓南獨臨倪迂過不肖謂老筆過之啓南不能奪真者豈止雲林邪仁兄筆筆師造物却筆筆師舊人本其神骨通其意匠更自有口訣傳後世爲說明畫品生色無疑今從令親巢父得寄翰併佳扇詩意清遠更坡公贊晉卿所謂鄭虔三絕君有二不肖旣兼此好復生同時豈但作紙上慕說邪何時過白門幸一葦相過不肖且排溪雲以俟

與韓煦仲

足下才情高揚典則不惟入作者之室卽楮墨中挾有天人相金華殿語豈騎襄陽蹇驢者邪眼前一戰暫罷戲下但與不肖世外落穆人相對便可澹忘不必別尋破除法也秋冬南北之事欲以家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九
丘生爲屬敢不先於所往白門返棹桂醕正熟併
選樓頭明月爲邀可無復孤咏烏鵲寒孤矣

與徐準明水部

附秦京數言報謝維時東山阻矣近知台臺弭節
長淮去橫江亦僅衣帶爲是野人溪梁深闕從無
片牘問人他邦未得奉裁魚素邇者閩友宋比玉
買舟北上道經仙署敬附候卽以爲介云比玉詩
才宏麗備見所行長律至其兼綜二氏出入百家
所至橫經授室略如公超之市竟亦不能窮其奧
吉服而重之輒以公台臺同好大學力人時遇時
阨自古相參愛而護之非同好而有心者莫禱也
吉素慎許人台臺固知者

與方文學

數十年騷苑葵丘紛紛荒落近窺雄篇富作戈反
禺中此壇果霸吾丈矣適於不佞爲榆社長則望
景先焉又重之以廿年今昔之感提挈倍親卽隸
也不力無能爲役有鞭其後者矣念此之喜多於
竿一第而獨以新入此中苦被無端酬應伊邇玄

亭竟疎奇問比來可得少間當謁叩請之忱耳燈
市賦汪洋大觀雅稱卽事國朝來未拈出賦題不
可無此壯作也

與唐君俞

小簡何以遂引珠玉早知走筆而莊用之再將足
下風調口多微詞驀然轉入令讀其詩者旣自叫
絕又於引中想足下之披襟而絕倒卽拙簡不能
摹詩之神乃能摹人之神莊篇而戲點之漆園之
妙固在寓言什九也曾大令通體皆真其自得足
下亦絕異足下如不忘臨叩卽所得蕪城四載清
聲於諸公間幸不喬然其舌

復同年上海令君

客塵相拂遂以識度爲盟而造物者隨以一朝之
獲聯之此之惠好有誼均而情別者未可以告諸
弟兄也比秋孤身同陽鳥而南舉翼蔽虧不及一
歲人事之感忽爾迥異吾年臺則已扇長風於海
國其波西上江臯菰嶼流潤寔多蓋政雖及朞而
殿直清班之望美哉始之矣

與茅止生

履吉薄從知交問當世湖海元龍及雜見諸名刻
序撰蓋于我止生足下神定遂深雖不言雅故可
矣顧同在東南尺土何以徒吟思君未言此合豈
當有異而吾黃山社潘景升書來邂逅長干把臂
語次大有意乎丘生乃知彼此有懷特需五岳老
人一介而神情所合遂關世代政視尋常雅故不
足爲笑云矣

與史亦步

汴城寓復數行有江門漁釣之約今老親翁白袷
到來雖堪尋盟而弟以匿景掩關又目病初已未
敢出戶獨於紫炁度我不能自持冀暮來仍見枉
小語弟廢賓主之設久矣止是初月新露便用作
供更無念從者芻粟之累故人也

博望山人稿卷之二十

富塗曹履吉元甫著

尺牘行略附

與湯霍林先生

昨歲九日渡江嗣先生有字到不及奉而家人又
失留寄爲恨記戊年燕中以拙草介客暗中求先
生定所批期語甚忻不類今卽了局顧果負先生
不酌而論次又得閒曹雖藏拙有地未審何以當
先生中原馳驅之許官則有定矣人固所自勉竊

幸奉教已久趨途矢不敢憤憤卽前在都二三名公謂是子初來何以頗涉當世之故訊知素從宣城先生遊歐陽公少語文章而多談政事固當有耳也抵舍兩月應酬少隙乃得啜奴子展候逾歲或取一職度履吉可策者幸先生終備所以示之

與周季侯侍御

時令仁和

前冬京都荒邸忽墜仙音一鼓暮氣維時寥落中得此遶室經行不定隨草謝言有安得闡中人錯眼如年仁兄之憐我因藉手以報十年鮑叔之語

費盡磨礪不曾增毫末本色而愿力深重致一日之詭售果吾季侯主者也此精誠所應不原遇合而原感報又是功名中別一徑門世間有心人不至河漢斯語鄙意中獨是沾沾歸而爲尊人百日娛則時舉之乃不孝吉罪惡深重王正下旬遂爾禍延先君寸腸割裂滿目光景生神都盡仍於魂魄忽離忽屬時作想此怙恨則已終天矣轉眼未歲吾輩糟糠籍中歲干逾一週矣實際事業未見隆然前於長安盛傳年仁兄兩地爭一仁后狀人

情所歸乃爾功名未有不隨之清班冠選鼎鼎新
望但如許擔子季侯責亦方大耳苦次禮無越行
念熒疾亡聊賴擬明夏少出或過武林共年仁兄
爲推蓬小語湖山應接可餐想不煩費地主也偶
貴治有暴郝二故人過存於其反也附此爲候所
欲與吾季侯言者痛初思緒不能理耳

與文學劉旭

韓昌黎飛筆爲形容贊說用天地大江等語往以
爲文人但取開章混茫耳今把兄手書滿幅新文

數十篇快躍不可名更欲學作韓語了無從狀乃
悟古人率突處固意有所極翻恨吾足下與此公
蕭條異代無能品目之也弟與足下居比鄰有耳
早於目卽微宐生言已久往矣兼宐生言卽微旭
書若文已意中貌一旭矣兼書若文復自貌不肖
弟平生好奇占星望氣乍得果當其人此下更能
下一語自喻於君前乎當漢晉之東若汝穎吳會
人所自比率能致之聲味之爲大力也姑孰曹滕
宣城于茲有人焉庶幾其比致與顧不識袁閎公

博望山人稿 卷之二十一
族雕植自然而望引南州卑薄地以爲施於松栢
卽吾丈將奚取其又奚取而必寓以評目也古今
文士高沉着痛快四字只爭入的破安有定義定
局佳文開口極確處正似放入想透頂處正似側
惟其如是拈經拈傳急折急截無不靈動無不瓌
異雖然物有戲海擘天者吾不驚其爲海天而驚
其物所爲自舉者也雙瞳子倘可須彌寧有執一
法以相吾天下旭者哉昔黃涪翁苦不願爲名家
叙集其所定不足增其價也旭乃以總批見喻視
所稱引豈其任乎倘以爲識無小不嫌各繫或遂
絕此數語楮中萬卉園不作生客矣許我春初同
空生一艇相問紙上有鼎幸足下愛之

謝同年劉玉受

以年仁兄之筆端而爲他哀輓無不路人酸鼻而
况於爲先君奠情至之文以不孝吉之哀慕而當
他弔唁無不聞聲悲殞而况於捧仁兄奠先君情
至之文七八月中兩姓骨肉往來數百言中一腔
血淚橫灑此時此境此諗此想若使餘子未必在

意即使餘子亦未必寫出則惟吾至性至真之老
仁兄有之似之其在草土餘生如不孝吉惟有一
字一慟一絕已耳旣以軸張之前庭隨手書
一通跪靈幄前且哭且誦長號吾父知乎聽乎腸
直寸寸斷矣伏想先君敷歷楚粵宦蹟不讓古人
顧不自有而晚以癡兒之一日爲生平身有之慰
乃一載赤芾諸君不經接而仍以十年糟糠辱收
於仁兄者謬而執譜誼過卑過暱緣介于太公老
年伯結神交手足常語家人賴有此故足快是此

半載可當數十載而以之寫入奠章一篇直可當
他奠數十篇夫先君之神明何可死讀而聽之其
亦無恨死矣不孝吉亦值得一慟死矣惟是前所
開端于仁兄爲先君謀不朽者不敢不勉招痛魄
再續割腸具狀匍匐以請有大恩知己而宗匠一
代如仁兄者在不求而奚適而至性至真待我以
親毛裏如仁兄亦揣知不忍拒我可爲預採貞珉
一訂但邇時尚未敢遽迫耳伏承奠儀隆重更辱
老伯特頒卽哀憤中豈安頻冒念真意所寄不敢

郤又苦塊之初不得卽詣謝而僅揮淚緘此併附
奠胙以報蓋其歉與痛積者可知已

復韓求仲太史

已酉冬北都歸依寺有僧奉尊諭以就正拙稿來
迄今歲紀一週海內除却行尸走肉諸人苟知推
矜淑抱其于心口求仲先生風壑川海不了誰寔
爲之若弟吉卽伏處江壩葭芟氣微噫而沫微煦
積真所通固知倒歸遍攝乃翳林坐石方之區冊
之遇尚愧遠尋卽邇者覓旌薄指金陵屬舉先人

懸封之役亦褰裳未涉而台兄乃篤匪面之真更
過古賢虛托其人之玉以奠陳者物溢二帛以友
致者人如一身弟不孝始感而號復憬而起微氣
在壑微沫在海渠爲遍攝之有無至于施其親而
果有其子矣又如羈于官而行以友惟恐期或失
而諛不申而果有其親矣如是而吉不孝乃自比
數于人子比數于求仲先生之友覺歲紀中他所
來往都失其密獨吉不孝逾冬涉春後獻孺歸者
五旬而猶未報卽子與友又何居邪爰策斲力入

雲懷有非具特候除門脉想雲龍追逐天假何時
入眼滄海橫流叅政事不在他日弟吉不敢越腐
苦而闌及也

與李仲達侍御

時司理南康

九真蒼玉流一片於人間遂令天下共寶乃獨畱
未剖之意嘿向白石頑人兩兩以清堅相得可後
古今不磨不但同籍中借光鄰照而已者則不肖
弟辰歲所爲重言歌咏蓋情見矣比獲此緣契豈
遂於造物取犯太盈而秋老歸來兩大故連示極

殛血滴皆枯心神荒落併所諾玄文糠粃之前亦
坐負未致惟吾年兄倘耳此苦卽無責焉方今天
下分官分土獨司李官論全省不論郡地南康卽
易儉爲饒與李官亦何與別贏得鈎簾五老拱揖
案前吏蹟文人賞心幽興仲達先生已兼有之人
從豫章來亡不口仁兄神明爲一道冠者弟卽毀
頓中色爲再起眼底有許大擔子願以屬吾仲達
東山期近卽見珥筆殿庭間往讀大草于未焚前
矣

答王遂東先生

履吉自甲子秋病起皮骨僅屬便宜直走家鄉陶
貞白山中領悟抱朴乃以小草領中原塾師長中
原宗府州縣學以百二十計歲試一週取生儒可
九萬尺幅蠅頭前來視學者卽三年中纔歲考一
二府餘卽行科考爲力差省履吉自不量力歲較
必週而後科考伊始今其心力目力俱竭手腕幾
脫自去年七月到今以雞鳴起丙夜後就枕每一
晝夜中合眼者更籌剛一轉耳至此卽強覓大槐

國不可得蓋心火動血氣耗所致大有性命憂生
平復癡性過人動輒位置神明几案上不肯少負
不肯少改一二等試卷俱各肖本色厝長批至一
等則前批處未有不五行俱署者非爲搬弄不如
此則自己說意亦不盡耳此中諸紳士之口以爲
從來無此苦心督學然幾聲苦心口角那能便作
督學接命丹妄想明年了却此役便攜妻子買舟
先抵武林乃渡江上會稽假館先生讀書佳山水
處一住須經年口腹仁祖不知天可容勞人收召

李弘基之神許以無死往此清福處受用耳

與吳觀我先生

履吉自知緝學卽心慕當世閱覽博物君子五百里而近有我先生其人嘗慨古今史法所以維治道也國家垂禩幾三百正史缺如周聃晉董零落殆盡先生天授之資富有之業習古如黃才伯徵今如鄭端簡乃不令啓細旃而延問環橐筆以定裁卽實錄代修幾與斷爛朝報無異而先生亦自觀妙於浮山祖地建三十七品樽俎之師使普天

火宅晨涼重昏夜曉夫史法通於治法學者能言之若宗門之爲治法教以神行自非大儒莫克騰乘超進天意所畀在此而不在彼人間蟻蛭卽望海而奚窺哉履吉居慚挾冊鄭門蹉跎未遂併僻家思王少年所爲未易輕棄坐是三念不續一刹幾於銷沉方誓此生涉江稽首何緣柴桑稚子相攸樂令一脉雙成卽弱鷁以緣喬佈優曇而結蔭大雲妙梯倍如所獲忻情狂熾尚待慈鋌伏惟先生鑒其意而存之

與徵士秦京

維時有秦京足下厥係匪細本代少真山人遂多
假詩人假詩人掇拾餘人日汗遊諸君門人既在
門詩便入市詩既入市人逾不在山此其詩品人
品固無足論今卽高之頌京老真自有詩真自有
山屏跡女陽村墟數十里外那君欲有問輒遙過
其廬非是則不得見焉然此亦詩家自了詩人中
自了人如禪家自了漢耳不佞履吉所奉京老者
不在是詩之品格何嘗分廟堂山林兩種及山林
人作詩只知幾句枯寒爛熟影子橫豎是他問以
靈心活手不知何物姑無遠論卽舉山川二字其
人見戶牖間山川不知天地間大山川卽走天下
見大山川不知時時刻刻變化真山川以此爲眼
何眼能寬以此求格何格能振此其人非盡不能
詩卽鄉來高自舉趾曳裙租林者而所就如此坐
聽執典則以賞罰歸之用世諸公而山林之制作
無色今京老崛起爲詩格律聲調無境不窮無秀
不啓清微旣勝濁淺變勾大非小巧以深山大澤

博望山人稿 卷之二十一
龍蛇之氣爲玄珠赤水象罔之搜環出應求自開
神境卽如在小齋作詩去數日尚易爲就數字惟
恐一字纖穉便累深老此等刻匠誰能窺其所至
用此命家禮樂玄黃頓富矣天生京老直爲一代
山林開荒者也而不佞履吉所奉京老者則又進
是眼前新起諸公率能力掃過來各成專至然淬
鋒出匣恐未免武庫利鈍古名將遇大敵則朝廷
遣人爲護軍不獨兵家卽京老所持少林佛法梵
釋二天亦遣第五部神王緊那羅護法諸公入手

雖聖兵律法律必得一人爲護蓋當意思忽來就
中逗漏容不自覺旁得片語矯警商量更安更快
若令前輩山人在旁曾不知所安所快更爲何物
如何提得須是京老惟其有之故離言之蓋有京
老而後諸公之詩成則京老之生更爲護諸公相
與成一代鼎鼎厥係果非細固不止于自爲人品
自爲詩品而已者惟是京老倘不棄不佞吉使從
伯敬小修仲良元鎮數君子後女蘿施松栢亦當
蹶起敢不悉索敝賦以聽翹首明春遲軒車之至

發我心時時刻刻變化之真山川不佞直一日千古矣

又

從何人知有吾京有吾京而知吾以京者何在見吾京心何得不傷然幸見吾京涕可破也一瞬八年重向中原把故人衣道凌敲往事人生俯仰如此者有幾不肖吉多生墮落情種別去念之輒脉脉不忘過上蔡見京三佳兒送我道旁語次想京言明年八月當來省亦恐悠悠此一瞬將復成何年殆又涕不可破邪惟京亦念之到宋城之次日書此以信陽使者爲報

與高侍御

璫焰方烈時凡起受事者率借一疏爲信貨獨不肖履吉漠弗應也且與受禍諸君子狂言早中所忌尉羅陷阱相及已數所恃較書一職門清如水吉又矢心鑿裁薄有譽于月旦故無隙可乘得幸存餘生以見今上之會朝清明耳先生淹緯古昔慷慨憂時乃天心篤厚大儒縱以方富之來日

使優游著述傳翠雲名山不朽前後風波一滴不
到研席上其樂難量履吉望而羨之卽不數數握
趨猶眉睫杖屨也小草之役卜期屢改倘且暮赴
石城之約尚得掃凌敲片石叩先生凌雲大手便
以所欲裁弁言先請教而後泚筆也

與方潛夫職方

鄉見年兄格天保泰之疏力任樞輔大觸內外當
塗之忌使輦上諸君子早信此言履霜曲突豈至
湯火縉紳邪 國事不幸有言後之中年兄挺識
正賴有事前之言年兄不能爲俯仰猶人之職方
乃能爲俯仰不愧之潛夫履吉臯所推以爲能今
果信矣 聖明御宇摧折沉淪皆蓬羽天路鹿乾
岳余集生已有相鳴者寧終落落吾潛夫先生哉
曹丘之言自視卽不足任曹丘之血逢人尚可剖
也

與黃石函年兄

逐逐都門結夏竟有底事獨得當海內詞盟數十
公爲一再會大張西京氣色而又得吾石函黃先

生爲之長蓋廣坐中之目成已先於對雙樹而披襟矣獻孺愛我併及維桑之里廣謀郡中法星論次亡先生若因緣披叩洪響許以相借欣欣徐而咳唾花宮半不從人間落矣究竟不審作何更易乃大參差先生薄青山郡邪抑子凌釣臺客矐知先生要去時得標語爲重邪往矣吾輩風期近遠亦不係是但相向如疇昔的約難期未免搔首知先生遙去亦復因物見情也新篇日富臨風洗耳莫急于此先生其有以爲慰

答舊尹何越畸

不孝在疚倏經三時下廬間無爲語設念台臺在邑卽不欲令作酒肉嗣宗藉時惠存胸臆相對亦可遣孤苦而今邈矣人生踪跡聚處易得惟此氣誼相召實難如其分趨也卽終日宴對未必非疎如其真實相召雖限之以遠道隔之以歲時形忽離而不親語無憑而相訂而一聞夫人情之變邪正不容作緣之故在他人或疑其可以無然而在

此真實相召之人則有確然見以爲不如此不成

我輩不名惠而好我恨不以身赴之而亟亟然思以號於人此其故蓋惟台臺不孝喻之固未易一二爲他人語也善乎台臺之簡曰榮進有定一腔孤憤不容已於自鳴九臯之聲聞者屬和孤有大羣憤有大伸此已在時數矣彼所爲嚙踞作勢者浸而爲鼠伎卽有口唾天豈足爲珥筆殿廷難邪轉瞬入覲便會題留昨初歸妄矢緇衣一念願學家丘生令有疑台臺半字者當披髮入山今卽廬居仍是心口事到日固得從前下里子民竭細聲於楮墨以弘宣金鐘大鏞之器此時尚屬無稽亦不瑣贅惟是台臺骨質天成朝家目下艱虞早定閉門之車此爲一代鼎鼎事至暮年邑中冷灰撩人蚍蜉撼樹小之乎無所煩賤子簡終而奏矣

與阮太冲

人之所見類不能同若世趣之所去就見不同者鮮矣於此有人超世獨立而自矢不爲流俗見者見之亦如見所常見之人果猶未免爲鄉人也以足下之學博而精才捷而正論辯而當而謂世無

能好之者此空不可信卽足下之人矜檢多風恢
拓多度而又觸機警絕列眉指掌此的的是盤錯
之用而謂世盡妬之者亦不可信乃文章之事今
後世自分明無疑而獨疑足下之世莫能用此卽
不宐妄薄一世人謂其尚不解妬要其獨立者可
知也足下方且振衣千仞而角觝中人乃操衡纒
而程其後嗟夫浮雲之事不必遠指煙滅卽里左
右一時濟濟與論寂寞身後恐未有計而頭上此
老破世趣外一格置乃公於今後世分明無疑之
途蓋其所予在此不在彼明矣向來所以妄薄一
世人尚不解妬者謂其只以今人量今人不設以
身作後人追今人誠作後人追今人肯當面錯過
古人後世之今人而讓此無限遙賞與後人與此
履吉所以得當足下有親見楊子雲之感重言嗟
嘆不足爲喻又不止於自針砭流俗鄉人而已者
而足下札來乃猶以詹詹上口豈千仞而下畝丘
邪此見所信雖百劫不易卽空江千里凝望豈復
爲勞惟是翰音時其宛言相訂而已

博望山人稿 卷之二十一
與沈瀛海大將軍

老元戎一生本領學問不結當事不求鋪張無忝
上將治心而諸公識見絕不逮古柰之何哉瀕陽
歸老醉尉從呵自是英雄撒手但拋此撓槍未了畢
竟如何收拾不周天柱誰作媧皇邪弟吉空抱狗
馬心只無如一肚皮不合時宜乞外以來感重病
幾死而生一切升沉看破泡刃決定放盧敖之杖
以家門前敬亭爲首老兄尚憶舊時誓誼乎弟不
孤矣

與宋文玉永城

憶丙寅冬仙鳧初集片語郵亭悠然千載別來山
中之人著書未就而神君兩地循績遂當珥筆雲
臺爲念封疆如許難了事斷非平日占風捕影一
輩人所辦必得識田中有人倫天道四字挺勁
骨而乘朝氣庶幾旋轉台臺文心爲時輩所歸久
矣移之天下大議何獨不然此後皆執斗魁旋轉
之日也八風四時成文從律敢以爲屬其不笑何
落野人事哉貴治孝廉馮諱璋不肖較中州時首

拔士也其羣從多材皆中渥注之選不肖往亦識
之敬先容于九方前知不以爲私耳

與冒伯麀

前晚出東郭坐雨中一夜曉霽挾一形家盡姑孰
北界諸山達於大江尋支龍而南從土人得岡巒
小徑時雨歇水溜長松根下都成澗道行人草屨
與驢跡踏澗中水石子其聲淙淙有韻追想自來
遊里中諸山此境未有投至疾行南條界盡西山
之日已沒半規幸月出復乘夜返以雞鳴入城合

計一日夜凡百五十里矣就枕一覺正有餘倦而
見贈佳篇適至冒先生行天下閱名人多矣乃于
姑孰偏好弟而又好其最偏者讀至雕龍繡虎置
勿敢道尤憐雅性絕偏頗句履吉不覺失笑不審
成得何偏而云然邪雖然麀老于此處作相法不
謂之千古知言不可凡麀老詩行後世令以雕龍
繡虎相推人未必信但說其人之偏則斷無不信
者計此詩之工翻以詠偏得傳而所詠之人亦藉
以傳其偏則弟之行后世必矣誦竟諸篇服旣起

敬慚亦鼓倦展轉行吟天風和而旭景生又不知
與昨行松根澗道中仲季所得孰爲多也寓中晚
閒幸同伯衡兄見過

復同年方孟旋

吉不孝連失怙恃沉痛數年知交哀而唁問者不
絕乃蘇公以三函來則大翰在焉法誦再三哀我
譬我如此極矣是真吾孟旋書是真孟旋與履吉
書蓋一等唁語不論繁簡而其中情實有存有不
存先生固不謬以情借人履吉復何敢以痛憂知

已假如父母歿後不惟好友言是聽便如父母存
時不能行好人子事矣履吉自丙歲徵逐一年歸
寢苦上閒想過眼人如年仁兄真學行真古人者
絕少而潘景升昨來言年仁兄坐間評騭亦謬以
此見推履吉慚不敢當而心有餘儀自今往惟有
奉年仁兄周旋庶幾弗至失墜焉耳

與盧以崇文學

錦字以白石來者昨則白門寺中今則青山溪上
支離殘病人忽爾朗朗明月入懷餘生自余良獲

此爲第一兼之委屬其勤情至之語腕自交留更
復夢牽半路矣不佞吉自顧舉體亡似獨此愛才
愛讀書高潔士實出性命而以樂處下英齡秉秀
龍初友而鳳初晨又早絕邊塞賦東海以助發胸
中盤沍疎宕之氣而卒止於法律琅~~琅~~爲正始音
誠瑞篇也君苗筆硯卽輟以士龍猶欣~~欣~~作比肩
之想况復中心好我直欲三都注解參引~~參~~留邪
與韓孟郁廣文
往者榻我東畝相約逾年當復來買隣預題句未

許玄暉獨占左偏而不佞亦確以高天作証別去
知幕府欲得仁兄借箸方於盾上磨墨不妨令謝
家甞領青山而山中人亦復小草北去遍跡仁兄
於燕齊無所得神龍俊鶻自應飛影不留而故人
亦自滅沒於老博士一官苦固難狀時得貴同社
劉蘿老相對把苦反覺可歡而劉先生則每舉未
嘗忘吾孟郁因悉蕭蕭易水寒入廣文官舍弟聞
之心旌搖越卽復千里不異三人相視亦未嘗不
嘆盛名坎壈千古同悲也許其時猝不得長房縮

博望山人稿 卷之二
地而劉先生又真人東行空餘賤子索寞汴水夷
山間此懷如何可任輒據梧書此一紙爲問如許
經國事勾當了有時掉頭終勿忘青山盟不佞亦
早歸謀築堂而舍蓋公矣

與王梅和兵憲

逼除奉教多葑菲之採退自尋想他所勞動煩費
非常黎民是懼姑置勿言若論地方積玩廢弛不
論有事無事所宜舉行者除預備常平倉與保甲
等項外則有訓練六府所屬壯快一節蓋六府屬

之有壯快也民間相習已久上司訓練明文無歲
不下則訓練二字彼亦自以爲分實應爾不復爲
駭而民快舊有額設工食載在賦役全書又不必
攢眉議餉也民快舊有各習器械卽添置什物所
費無多此固隱然一旅之兵藏在縣官而民不見
爲兵者也誠能因而用之且不必遽言聽調應援
只爲地方防禦盜賊亦可作猛虎在山勢待訓練
旣精衆合勢強技高膽大調援趨事自成臂指矣
向來奉文訓練皆虛有其名竟亦無異市人者緣

訓練檄下各聽所司便宐而行所司隨以一紙申文搪塞所言訓練亦復誰見今議行文各屬先取壯快花名冊查清備送因各就冊分爲三班倘不分三班一齊呼來訓練毋論務廣地者荒而人情或至搖動未必頰首聽命不免一闕異議矣夫惟三分之而訓者易易也分爲三而居者多行者少人情必安其實班有次第而名隸尺籍人無縱免彼陰入吾繚錠中而不能颺去而後訓練可成也每一屬頭一班若而人合六屬共頭班若而人須

總於一處訓練委一曉習警絕府佐官領之爲置裨將束以部司局宗之伍至顧募教師必須重聘併訓練之法要真正見敵可當實用不似今教場兒戲陣法待議定真實舉行後再陳末議此未及備書也頭班訓練約以一季爲率一季將畢卽預調二班待二班到方發回頭班三班如之不出三番更調而人人皆練熟人人可用矣此則於各衛所積弱之外另成一旅備縣官之緩急事半而功倍焉夫所謂民壯者民之壯有力者也快手者民

之最快捷者也使不爲禦侮計遴此壯快何用今
不顧名思義而但令之供各過客服役奔走不溺
其旨歟若分爲三班則一班赴練二班留本處奔
走亦未至乏也惟是各壯快抽扣助餉必須全免
使其未有赴練之勞先有復工食之樂卽此爲躡
躍之端而赴練行糧更須厚恤其私但得各長上
畱心設處未必束手無措卽不然就三班中節省
居者之半以資行者之糧亦是通融一法是在有
司熟計之期于必行而已至議一處訓練之所則
斷宐在太平蓋酌六府之中徽州則有中平一營
池州則有池陽一營而太平爲上五府門戶又緊
扼金陵上游北則應援淮徐固從古形勝要害之
區不宐反空虛無備此在上臺自酌地形扼要所
宐非吉生長太平知有太平而已也至此項訓練
明防盜賊陰藏調援之用原不爲江防故訓練府
佐又在江防專設之外須俟小小奏効然後兩臺
具題加銜久任不然恐難其事者併疑其人假此
爲催官之符也凡此次第舉行區區片楮悉數之

不終其物姑撮大略云爾尚俟採擇再垂明問乃敢詳哉言之太平府更有可笑一事沿城濠河爲狙獍霸占壅塞牧利鑿斯池也義奚取焉先懇祖臺嚴牌務行掘浚夫此霸占者第以十餘兩租課爲餌耳太平府庫卽窮豈爭此狙獍十數兩租入哉惟深浚令濠流環城圍繞卒然有警是亦險也至於浚濠夫役下所司詳議亦務在必行毋爲強有力者所抗此時第任些小之怨終必賴之矣今之議者皆以爲亡羊補牢旣寒索裘未爲晚也明者見未然况于形兆影見乎在高明太上或知必不唾棄之也

與張葆生別駕

厝大口中頌叅玉板禪師嚼出宮商角徵東海救饕却不妨饒舌只大檀那施者字來謬云博取礮礮之帖敝帚千金世間真有此事哉東坡先生枉饑煞清貧太守胸中不曾吞渭川一尖亂灑鵝毛都乞與屠兒殿帥人生有遇不遇何相去之遠邪

與彭天錫

秦淮烟月回首已是蘇屬國入漢之年此豈人間
小別乃乍得傾對輒輕聽去邪爲足下堅約皖江
歸棹定停我姑溪計邇時清霜初降相賞有紫蟹
黃花較之炎敲揮汗更快心脾跂予望之耳委扇
潦倒應命兼侑一羽勿麾爲望

戲復林邑侯

此地零殘樂籍忽來鎖骨化身爲憐倚市行雲殃
及城門失火九條龍突驚齊陣已迷燒劫蘆灰雙
鬟女未嫁商人豈是旌陽炭婦詎意思逢覆照復
任賤私旣辱徵函問何解珮要知捉來官裡
幸無袖手之嫌從教歌向尊前永省纏頭之費政
便蓋鹽風月愈加頂踵丘山備俟披顏一佐開口

行略 附錄

嗚呼此 府君遺稿也府君諸著述舊藏不孝臺
岳笥旣奉諱踰小祥始與兄臺望弟臺觀臺繁臺
珪議勉開此一集付刷淚盈盈殊莫禁也維府君
有文不盡于集維府君有行則又不盡于文不孝
臺岳生也晚無能備記所聞見一二尚有之如祇
蘊結而莫爲一言也雖九死何辭矣披淚爲述不
知所云府君爲先大父郡丞公長子生而穎異非
嘗先大父異之躬庭訓日授書數百言誦輒數行

下益之輒又誦又益之十日所當授書輒又誦六
歲先大父病夜起籲天請益壽益至性孝也九歲
有客愛府君贈以諭糜卽作賦答之時傳誦稱神
童云稍長事諸子百家言一日從容白先大父曰
兒黃口不知學學亦無源本安望左右逢邪請肆
志經史先大父壯之益縱其讀然不事浮藻深沉
自喜而行以宕逸與世之工古文詞者不相入未
幾受知郡守二固王公奇之錄第一私擬爲老夙
也及見府君與語年甚少倜儻則又奇之旣而曰

子文佳當大貴何必與諸兒爭此席改第二而府
君氣度恬然不爲動蓋二固公故抑之以試府君
已知其識量遠過人矣是歲補弟子員試輒高等
食餼邑宰遂東王公負文章重名少所許可見府
君則譚甚洽夜分猶延至偃室府君無濡迹也退
而讀書郡之藏雲寺者數年感古人三釜逮親義
讀甚力雖苦行山僧莫不歎其甘粗糲忘寒暑也
丙午舉於鄉知不知皆舉手相慶丁未下第以謄
錄訛舛故拂衣歸省先大父於辰溪縣署所歷衡

霍洞庭及諸名山水之勝盡發爲詩若文楚中知名士皆避影謝不及而大宗伯郭明龍先生期許尤至畱榻黃離館者數月庚戌癸丑一以錄訛一以病又報罷識者悼焉府君夷然弗屑也丙辰成進士闈中文爲詞林諸公所稱服擬第一且相約交薦于主者脫猶豫則力爭勿後會明日主者獨召省中諸公第甲乙而詞林不與焉遂寘第十是科罷弘文選中行長及各部尚書公爭願得府君爲重兼以海內清晏士大夫詩酒相高交歡府君

如不及論時情誰復淡然長安者而府君一念及堂上則嗚咽不能起乃輒歸省就先大父母膝下曰兒不見兩尊人久今者承顏笑奉晨昏兒願足矣寧一衣錦耀里門云哉自是就養無方較前時更適日三飯必躬進夜就寢所勸飲執檀板或雜絲肉音俟斝酌熟乃罷間遇先大父少不當意則跽請委曲寬譬必開口笑乃已自喜謂三公不易此一日也亡何先大父母相繼易簀府君哀毀不欲生一號呼則嘔血數升盡禮而哀備孺子慕服

既闕無長安意而又念綸綍未錫無以慰泉下望
躊躇者久之壬戌勉入都授戶部主事典新太海
運二倉故事發糧軍人雜運填集典者第垂帷莊
坐呼卒監出入弊踵起府君初視事卽呼諸黠卒
諭之且爲法以釐剔卒相驚曰神明故事多不行
尋補員外晉郎中歷三年積餘米一萬七千石例
皆入私家左右以告府君笑曰而知羨爲故時例
亦知不以羨爲故吾例邪悉入公大司農李公少
司農陳公交章言之侍御李公仲達繼之兩奉

旨紀錄立省字厥別署給軍實前此未見也是時
璫焰虐甚府君憂憤填中與黃伯安周季侯李仲
達三先生郵筒往復所列皆徙薪曲突語蓋自念
身職糠粃不能與烏府夕郎諸君子慷慨論列諸
君子或用吾言而効猶自効也當路微聞其說忌
之爲外轉按察僉事無實缺閱一年始督河南學
政殆遠且苦之耳府君旣已感憤時事之官唯一
精于其職試諸士歲彙凡再周一憑文爲甲乙貴
人書及優取往籍槩置不問覆發諸前等文莫不

數行平署又口舉節擊其言與衆共之雖最後等亦朗誦所塗抹語相示無弗稽首稱允當者是科爲丁卯首售者十九人一等前五名售六十七人遺才止售一人亦首也中州人歎爲一時所僅見府君每試先期戒諸生曰毋離席離席卽移坐案側監視之且不高等試汝寧有一士起如廁欠伸緩步故徐徐于邏者之前府君異之呼就側驗藁止半俄頃已屬真錄冠且期以公輔卽今開府程韋庵先生是也諸如此類不盡舉河之距開封也三十里環河而堤堤圯則全豫殃矣會大比諸曹皆執事府君以例縮六符攝諸劇務初九日夜半河警突至府君單騎馳堤上集營兵鄉夫運土木堵塞衆睹澎湃狀辟易幾不測府君無懾容扶伏再拜呼河不有伯邪若爲伯則聽生死于伯者億萬命某有罪罪某望毋他肆其馮陵拜頃水忽殺二尺許老幼喜且譁羣羅拜爲謝府君卻之閱十晝夜而待堤六百丈成至廿日洪又橫潰則堤已屹然不可動矣 今上十五年河失道沒開歸郡

邑十餘處延袤千里 上特命大臣往治費數十萬緡未竟績豫薦紳追道府君前事益歎爲至誠感神云府君在京省諸督學中爲卓異第一 今上登極歲以少叅擢光祿寺少卿旣離治行次永城豫諸士走送數百里外持純箠求書或陳所作鱸別句不孝岳時僅十二歲侍後車見府君溫語諸士流連歡洽雖家人子不啻也劇飲答詩日草數十幅飛筆作張長史濡髮勢諸生感知已交泣下畱永城凡浹旬後至者求書不及至請割卷批

莫不漣洳而罷從來師生離別之情未有見此者然府君自是亦倦遊矣二年來役手目於蠅頭楷間凡十六萬卷每起必雞鳴每卧必四鼓心血爲枯歸而臂楚楚痛坐一室理藥裹將有終焉志會先叔建寧州貳守慶成公病心憂之醫卜兼至有形家言先墓虎砂屬少房而塋旁鄰屠爲祟者府君懼亟宛轉倍價求拆且隱不令聞恐慶成公疑或益之病也府君友愛出天性自少至壯兄弟怡怡罔間自舉子業外若詞賦若詩畫皆指授慶成

公而公事府君亦倍篤著敦說一篇人稱實錄云
慶成公尋卒府君哭之慟躬治後事撫孤侄越歲
慟弗解臂痛又作雖屢奉明旨促赴任而府君
已夢斷長安矣既閤戶謝世事布衣蔬食以孝友
敦睦著書立言爲子姓倡建宗祠置族田貧者具
賴暇則折節四方士與評古法書名畫鼎彝銅石
器浮白顧曲達丙夜弗倦中州所拔識諸君後先
顯矣郵書起居無虛月宦遊必迂道肅候府君戲
語之曰鄉吾第知文不知君今者君知吾矣吾仍

不識爲何君也諸君以爲然性介耿耻爲人居間
曾有囊千金請一札者擲弗顧至里社有大利弊
孤嫠有冤苦狀則侃然任之矣其以條議請而澤
隨者如十年編審之役黠者匿多而就寡也惡遠
而趨近也手上下于圖間害有偏受府君議仍就
本圖爲便至今遵之采石之地重而無兵也盜橫
行居者賈而泊者俱病府君議設營兵千五百人
練之至今爲緩急用郵馬之困里甲也往來者雖
便之而孱民疲奔走其奈何且差使之蹂踐皮骨

幾盡府君條之郡邑請計里括資上于官官下馬
戶計直與費且昂之彼利其昂也至今無怠若事
其以條利弊而身自捐資者如乙亥歲賊襲和州
去郡直帶水耳登陴見火光十餘里城守弗備咸
股慄府君首捐五百金爲佐且曉夜巡堞見守者
露宿則又捐數十金置蓆篷庇之先是辛酉歲山
東蓮妖大亂震及江淮府君方廬居也聞警旦夕
不遑延客講火攻車制自倡衆輸二千金如式督
造與直指白樓易公共草長疏進之朝不費縣官

一文更市硝黃數百石貯郡庫頃爲當道檄取念
府君遠識已在廿年前矣舉如此未易更僕盡也
大約府君畫議在前食利在異日郡之人戶稱焉
若不孝所熟悉事則如已已後感異夢建毘盧閣
歲卽祈于其下旱得雨冬得雪人至日爲曹公雨
曹公雪而其最與孤嫠關切者歲大侵府君念鄉
人多流殍躬茹蔬素命家人數百指皆約損常殮
出以充賑三次共白粲千八百石又念四方多單
寒或義不受賑則爲隱其名曰糶取直僅市價之

半家穀罄則貴糶素封家而以賤直糶之又念江北流徙實繁有徒則爲粥於演武場以待來者凡月餘計米百六十石是歲建康亦舉行然權屬下吏吏乾沒飽欲死民仍饑欲死府君懲之身自監督又命不孝輩輔行諸所爲飲食藥餌具悉備甚則施棺槨置義塚意外靡不悉焉篤友誼如故友陳君鑑死恤其孤贈百金爲母養隣郡諸生如宣城葛受虞太平崔廷舉休寧吳及先皆故人子汲引無不至新安程仲貞非罪縲緲府君百計脫之

且贈遺其家篤戚誼如先宐人母喻氏無子府君迎養二十年卒厚葬先姑適李氏單門無嗣鬼且餒矣府君爲置繼置田宅至于戎椅子貧窘負贖緩計無出謀鬻婦不忍欲自盡府君知之立與戎廿金得生妻亦好合如故此事雖渺小亦郡所戶稱者不孝時屬耳焉跡府君所爲惠非有餘橐皆特樽節以儲其具自奉養多寒士所不能堪卽三事大夫與臺臬郡邑諸公辱臨者不過筭器斗酒追歡無間居恒常歎曰使吾侈聲伎美服食繁宴

會計一月可費數中人產及邑有大務而曰我罔
聞知人以追求而漠弗應烏用是高冠若箕爲也
昨歲以賑濟事奉 肯建坊北面再拜不敢受而
獨汲汲于一郡之風氣建閣牛渚巔犯暑相視倏
得病病劇不孝等倉皇延醫十數輩求診視夜則
交籲北斗請損諸孤齡以延府君數歲而竟不能
濟痛哉痛哉府君所著制義暨書畫皆爲士林宗
詩賦古文詞纒纒數百萬言有博望山人集攜謝
閣集青在堂集漁山堂集先後置笥中皆草稿不
孝岳等性椎魯未能盡繹且食貧不能盡鬻饘粥
之資以備梨棗今所刻者爲博望一集旣竣不孝
岳附記卷末淚盈盈殊莫禁也若夫詳述生平並
世系生卒年月日求大君子表且誌以垂不朽則
伯兄臺望爲政不孝岳弗敢與矣

崇禎甲申仲春月不孝次男臺岳稽首述

跋

今海內蓋莫不知有

曹光祿先生云先生家青山有玄暉
太白兩君子以旗旒相推遜柔翰士
扶輪承蓋盡小山大雅諸流辰之役

先君子罷公車歸不暇以卞剛爲悲
而拱璧禮先生文不置小子燧時固
已竊聽也又十餘年先生賦遂初燧
與肅應梁父文占吹臺特臣訂兄弟
好侍几杖先生不鄙呼而教之曰孺
子來若輩申盤匱窮昕夕以求所謂
詩古文詞盍亦知本矣楊子雲之于
本吾未知何如其言簡者三言門者
三則聖人復起勿易也審能行之內
宏深外肅括矣時中原多故客有譚

兵法前者先生卽節舉其中語爲訓
屬吾輩以文心治身武心治文何名
文心則人能祖祖鮮能下下之說也
何名武心則人人正正辭辭火火之
說也跡先生所誠切幾如詔路五父
之衢而先生所自合千仞境亦幾幾
乎開道相示隸也媿不力耳昔南策
疇之見老聃也受教一言精神曉冷
鈍聞條達視熒何如居無幾真人騎
箕尾去諸琬琰篇舊藏次公梁父所

爲集凡五爲言凡百餘萬多龍蛇飛
動之筆塗乙未次梁父驚歎曰此子
弟事也維小子烜亦曰此子弟事也
鄴侯歿而子繁家傳成昌黎歿而門
人李漢編次遺集其奚辭齋心發讀
閱數月繹得博望稿出而先生之故
人杜先生蛻斯復是正之始登樂氏
或以一斑爲疑唯唯否否天地大文
不可舒小子輩發此猶恐受譴如靈
威丈人也其何敢盡洩洞庭之藏殺

青初竟因紀事並記書紳語如左

皖江通家子葉燧拜手



